



## QA 生活周刊×张俏柯×工作室宛小姐

Q=生活周刊, Z=张俏柯, W=工作室宛小姐

Q: 老宅曾经改造成你的木艺工作室,为什么又想改成民宿?

Z: 开始尝试做桌子了以后,木材更多了,放不下了,我就去找了更大的三层农民房住,这里本想做成展厅,后来想想展厅和店面没本质区别,想着有意思一点,就索性做成民宿。我做的家具用旧物改造、手工化,个性太强,很难融合到现代的都市,但又很希望和都市白领产生共鸣。所以不如就自己装修个房子,把家具都放在民宿的4间房里,大家可能会更好知道怎么使用我们的产品。

Q: 改造旧物时有什么考量?

Z: 有时候做木框的木,多数是家具来的,本身就自带气场。一次,要放一位诗人的作品进去,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,就很麻烦。一般来说,框是不存在的,将画作套上一个不存在的、没性格的框就好了。但这时我必须为这个框做思考,这首诗也不是纯粹的诗了,最后框加上诗,才是完整的作品了。很微妙的变化。

Q: 小说还在写吗?

Z: 不写了,表达可以有很多种方式。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思考了一年,我为什么会喜欢做木头,这个点在哪里?以前我觉得除了写作,别的我都不想干。但后来我明白了,做木头也好,写小说也好,都是创造。以前我也困惑过,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写代码还有点意思了?但那时就想想,没去找答案。当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木工之后我就明白了,写代码也是创造性的,只是这个领域我不喜欢。小说、木头更加原始,直接用原始的材料做事情。

Q: 不论是带你来这里的朋友,还是你在这里遇见的朋友,都挺有趣的,想了解你的生活状态。

Z: 说这个有点太自恋了。就是你自己有趣,才会碰到有趣的人。朱家角让我感觉特别明显的一点,就是包容度特别强。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来历,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人、“内蒙帮”、“山西帮”、“浙江帮”……还有一种有趣是每个人都得有一项技能、一门手艺,要么你会吹牛,要么知识面特别广,或者会弹琴、画画。朱家角的这帮人基本上属于这样的状态,好多人玩水晶球等各种玩具,好多人玩音乐,晚上在酒吧现场表演,一起jam。光古镇里就有三四支乐队了,还有一支(热地乐队)上了《梦想的声音》,在上海音乐圈都是有点地位的。

Q: 你也是一个搬到古镇的异乡人,有什么感受?

W: 各种原因渐渐远离市区,越搬越远,到了朱家角,认识了这帮奇奇怪怪的人。当时也没工作,生了孩子在家休息,就一天到晚在古镇上看这些人在做什么,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。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很多年没有过这种感受:走两步能碰到熟人,今晚不知道上哪吃饭了可以去别人家蹭饭。以前在市区生活了八九年,也未必能交到一个朋友,都是同事、特定的社交场合有目的性认识的人。来了这边以后,倒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,但总能找到一些愿意与之相处的朋友,成了我愿意待下去的理由。



# 年前的一扇门

## 嬉皮士的安静与沸腾

2009年,张俏柯刚搬来朱家角的时候,住的是一间叫“燕贻堂”的老宅改建的住所。过了四年,他将屋子改成木艺工作室,再三年,他又一次“爆改”,成了现在的客栈民宿,几乎每一样木器,如灯、屏风、钟、画框等,都是自己做的。

如今的房屋格局是张俏柯多年间向他人收了5间老宅连通的。其中,有住在镇里的外来姑娘,有隔壁世代生活在船上、上了岸反而会“晕岸”的船家人……“燕贻堂”的后人顾长明尤其有趣,70多岁时还在外面做园林设计、工程:“他在新疆学会了木匠活,有很多工具,懂很多知识,甚至可以做小的榫卯椅子,他看我在捣鼓东西,教了我很多,甚至是磨刀磨斧头。”

2017年,第11届上海双年展有个场外项目“51人”,挖掘51个关于这座城市故事的各领域讲述者。策展组找到张俏柯的时候,他觉得说自己的故事太自恋了,很自然地就邀请顾长明讲老宅。在活动文案中,这位老先生是这么说的:“吾年将八十,宅中忝称老叟,将残器装新框,一示经年……借此良辰好日,略备薄酒小食,广邀新朋,趴体趴体,年轻人们,躁起躁起。”

在朱家角遇到这样有趣的人原来是很平常的。采访过程中,张俏柯拿出手机,向我展示他微信里的百人“角里群”,一个个介绍起来,有做青瓷的、做手工皂的、做滑板面的服装设计师……曾经采访过一个小众鼓卡洪箱的玩家,也说他在一些跨界的合作中,遇过一群朱家角的嬉皮士,玩水晶球、晚上玩“火”。当时觉得早已是商业旅游景点的水乡古镇,和现代精神怎么也不搭。现在看来,“角里”可能真的别有洞天。

是的,用“嬉皮”二字形容张俏柯和朋友们在这里的生活再不为过,随心随意,认真疯玩。如,来自美国的Noah游历了半个中国,母亲就是美国第一代嬉皮士,在六岁时,多动症的他被母亲塞了一团彩色棉线,开始了编织;90后朋克青年猴子(杜钊)辍学到朱家角开酒吧并组建自己的乐队pinball city,把做木艺中得到的能量注入到打鼓排练中。现在,他们已成为了张俏柯的拍档,一起开发作品,在多种身份中怡然自得。或许就像隔壁的世代船家人说的:“船上的生活是船上的手艺,你得会捕鱼、驶船,从小学修船、每年保养船;地上的生活是地上的手艺,是盖房子、种地。”没有高下和阶级,有的只是完全不同的各种系统。而何种生活,皆值得过,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门“手艺”。●